

《西域英雄传》哲学思维分解

李茂询

故乡诗情深似海

陈治儒

生平注定为痴，唯此一梦醒来迟。幸有心田三两亩，他种前程我种诗。——《自嘲》

人生旅途崎岖修远，起点站是童年。连夜读完刘兆勇博士的诗集《神河汤汤》，感人至深的佳句很多，最能产生共鸣的当属浓浓的“故乡情愫深似海”。诗集以作者的散文《母亲的“两掺面”》代序。打开诗集，一蹴而起气腾腾的“萝卜缨子”酸菜两掺面，瞬间让人“食欲”大增，半回味于安康老家的生活。由于高中毕业后，20多年的外乡生活，亲人的离别，土生土长的旬阳市神河老家便成为常常眷顾的“故乡”。如同作者在“神河小镇诗群”中所写：常忆除夕夜灯阑珊，陪母路旁烧纸钱。跌跌火苗映白发，喃喃细语挂嘴边。女出门思情断，子求功名天涯远。宁愿此身全如梦，惟留小丫小敏仨。与姑婆翻老相册，《娘情》二姐《故乡的冬》与《还有谁路过》，神情感人肺腑、记忆永恒，乡情跃然纸上、溢于言表。细数诗集中有近百首诗要么写于神河镇，要么与故乡的人和事有关，毕竟无论走得有多远，最难忘的还是亲人和童年。《神河汤汤》犹如一部老相册，尘封着作者对老家神河的浓浓思乡之情、相思之意。

《尚书》云：诗言志，歌永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。从小背古诗起，律诗给我的感觉总是那么的高雅、高远、高深。律诗除了讲求对仗、平仄抑韵，更注重借景抒情、托物言志。很多情况下，若不了解作者的处境心性，读完之后也是云里雾里，还真有“都云作者痴，谁解其中味”的窘境。幸运的是《神河汤汤》中很多诗的创作过程、描绘情景，我是见证者和参与者，是其“朋友圈”新诗群第一个点赞者。记得2017年端午节上午，雨过天晴，作者说他在南坡割了端午艾蒿，邀我去拿。待我见到他时，他边擦脸上汗水，边抖落衣襟的露水，指着几堆“战果”，让我随便挑。我抓了一把，一闻，觉得气味不对，便笑他：“笑着回时间长了”或“书读多了”，竟然错把“臭蒿”当成艾蒿。他笑着回答：“就当为除害啦！”后来我们找到了一片真的艾蒿地，他割得更起劲。说笑中，我才获悉，前一天他刚被提拔为学院副院长。如他《采艾蒿》所写：采艾南山下，前除草木新。荒原杜鹃唱，蒿野楚骚吟。和露香盈袖，搴芬绿染襟。青霄桂露凝，郁郁慰吾心。“郁郁慰吾心”就是他长期奋斗、不懈努力、得到组织认可的畅快表达。还有《文章登〈人民日报〉感赋》《乘车过秦岭》《愿后杜工部 144 韵》，都或多或少的隐蔽了作者历经种种考验、经受所感怀的心情。《神河汤汤》又似乎一部传记，标注着作者自强不息、奋斗不息的生动事迹。

文章千古事，得失寸心知。作者大学本科学历是历史，博士选择生态马克思主义，担任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多年，博古通今的学养和丰富的履历，使其早已将马列主义的政治立场内化为一种信仰，将习近平文化思想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为一种自觉。从他的《读马克思〈哥达纲领批判〉》《读列宁〈论我国革命〉》等诗文中，洋溢着他其对人类解放真理的不断追求。尤其是184言律诗《赞恩格斯》，起承转合，叙议交融，把恩格斯的一生转折起伏、革命功绩写得淋漓尽致，字里行间，透露着作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唯物辩证法、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、透露着精粹的褒扬和传承。晓勇教授出版法律诗集，以中华传统诗歌的方式弘扬科学理论真理之光，歌颂盛世伟业，弘扬时代主旋律，无愧为践行“两个结合”的先进典型。《读科威特〈自然敌人〉》《读水滸传》等50多首“读书律诗”感怀诗，虚实结合，亦真亦幻，表现出作者宏阔的视野和独到的体悟。《神河汤汤》犹如一个日记本，清晰地记录着学习真理、体悟原理的心路历程。

世事洞明皆学问，人情练达即文章。作者生在陕南，学习工作在陕北和关中，历经多个单位和岗位，读书阅人无数，但其侠肝义胆之秉性、悲天悯人的善良本性始终未改。一些朋友找他帮忙，他很少推辞，即便倒贴人情也要化解难事、成全好事。他崇拜功勋昭著的英雄人物，盛赞班固、马援、诸葛亮、林则徐等人物的担当作为，确又看淡功名利禄。如其在《过路逢花》中所写：伟业从来同历练，功名自古付凡尘。山桃漫野花开遍，道看春风化彩云。作者同样同样十分关注身边的同事同学、市井人物，关照亲情友情、儿女情长。“夫君拊面向寒夜，妻子摊饼映晓窗。携手即成人间世，盈眸就是梦里郎”写出了街角夫妻小店的惬意生活。“耕耘只为修净土，割刈何妨忘姓名”是作者跑步时边跑边道旁开荒者生活的感慨。《接妻下夜班》《为幼子做名》是作者跑步时对着丈夫和父亲的家庭责任。还有《旬阳逢叶鹏》《赠上官青云》等40多首“酬唱答谢”，句句真挚，饱含深情，道出了作者对友情的珍视和对友人的美好祝福。如其在《送亚刚之贵阳》中写道：自古男儿多别离，临行不必更凄凄。我心常伴一轮月，何处人生不佳期？人生如逆旅，你我皆行人。朋友之间难免聚少离多，多一次离别，便多一份思念和眷顾。《神河汤汤》宛如一面镜子，映照出作者的悲悯情怀、文人气节。

子曰：“诗，可以兴，可以观，可以群，可以怨。通读《神河汤汤》九个专辑所收录的300多首古诗体诗，作者以诗激发情志，以诗观察社会，以诗交往朋友，以诗抒发不平，以诗抒发对生活的点点滴滴。即使他工作再忙，总能挤出时间和心思，将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写成诗作。这种“活不惊人死不休”的执着和“任尔东西南北风”的定力，着实令人钦佩。每每翻阅《神河汤汤》，对刘院长的敬佩之情便“汤汤乎若流水”。

长篇历史小说《西域英雄传》面向全国读者发行已经多年，所见到评价都给予了积极的肯定。为了让更多的读者深入了解这部作品的创作思想、创作过程，笔者将从两个方面予以略述：一是关于这部作品的哲学思维、一是创作札记。

这里先从作品的哲学思维说起。我认为，在精神世界里，哲学思维并不那么奥秘。但凡一个有思想有判断力的人，是没必要引经据典为自己呐喊助威。虽然我们要从汉文化所熟知的老庄哲学、王阳明心学以及德国的尼采、叔本华、瑞士的荣格、法国的卢梭、奥地利的弗洛伊德等诸多哲学大师那里获得分析问题的钥匙，但是总没有自己对问题认知来得自由。所以，对于这部作品的哲学思维，完全是个人认知，供大家评说。

为了叙述方便，文章将此类为若干个问题予以分解。先从缘分的流动、确立与记忆选择来说一些开场白。自有人类起，人与人、族群与族群之间便产生了缘分，或者说关系。

最早的生存竞争时期，缘分只存在于食物与繁衍之中。与动物相较，仅在智能高下和语言交流的区别。人的本性属于动物性。

私有制产生，缘分随之有了分野。群体有区分，性质有了差别，行动也有了选择。文明与野蛮相互对立存在。

这里应该明确一点是，《西域英雄传》不是受西方人追捧的那种著名作家所写的“返祖文学”，专注于食物和生殖的描写，以夸张民族的劣根性为目标，充满了恶缘、孽缘和匪气之缘。《西》中涉及的缘分成分非常复杂，缘分的效力与次序也纷繁杂不一。为了理清其中的头绪，给人一个比较明晰的认识，下面予以分题叙述。

（一）缘分的偶然与必然 这部作品描写了无数个场景，在这无数个场景中，充满了人物之间相遇相识的偶然性。在这偶然的缘分中，展开了对人物性格和命运走向的描写。

以张骞为例。如果张骞只生活在白崖村，那他终生也只能被动地接受一众乡亲和老师学给他的缘分。而他自己从从军那天起，与他他人的缘分便开始逐渐扩大，缘分的偶然性也逐渐加重。在150余万字的作品中如何把控好这条线，无疑是一巨大考验，稍一不慎，节奏便难掌控，露出破绽。

张骞与他人缘分的偶然性，最早出现在第六回。为筹措赴长安的资费，与父亲一道乘船赴江运货去汉口，因沉船落难巴人部落。在这里他遇到了两个人：一是讲山梨花，一是巴人姑娘山梨香。这里不讲山梨花的感情纠葛，对张骞影响最大的是那个酋长。当张骞为失去父亲、学友、船工而放声号啕时，不料全体巴人也跟着大哭。张骞不解，询问酋长，缘何如此？孰料酋长说道：

“不为什么，人生皆有缘分。父子缘分，便永远做不得父子；朋友缘分，便永远做不得朋友。财帛缘尽即断，财帛本为身外之物。尔与吾族因缘相敬，即神人的快乐即是吾等的快乐，神人的悲伤是吾等的悲伤。仅此而已，别无他意。”

这段充满禅意哲理的对话，是这部作品对于缘分的诠释，为后来使节队的苦难遭遇作铺垫。

第八回与库录缘分偶然性的补写，

有着明与暗的两个缀联关系。首先是对着第一回出现的库录的伏笔，做了充分的回应，而重要的是对第十回与堂邑父这一关键人物的缘分做了预示。可以说，没有张骞与库录短暂的结交，就没有张骞与堂邑父的生死之缘。

当然，张骞与呼日勒，也是“生死之缘”。不过，这是恶缘。使节队和库录后来在匈奴的种种磨难，都与此人相关。如果从作品塑造人物的情节需要去看，这个人物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。堂邑父和呼日勒同张骞的缘分反差对立，始终贯穿于这部作品。

两种互相背离的缘分，也暴露了张骞的个性特点：对人坦荡而不设防。这既是他的优势，也是他的弱点。

所谓缘分的必然性，需从大背景宏观上去认定。从地缘政治分析，汉与匈奴国土相连，人们往来频密；从社会制度文化差异看，汉为封建社会农耕文化，而匈奴则是奴隶制度游牧文化；从民族民风对比，汉民多礼让敬从，而匈奴人则剽悍好斗。总体来说，人到了陌生地域，各种陌生的缘分必定迎面相遇。何况汉匈之间民族差异如此之大。

这就注定了张骞一行只要踏上西域征程，与各类人物的缘分交往就必然摆在未知的地方。

事例太多，不必一一叙及。但要避免的是，这是哲学的认定，是铁律，无从避免。身临其境的人，只能采取相应对策。

（二）缘分于族群、团体、个体中的宿命 由于族群有大小强弱之分，则霸凌与依附只是其表象。即使有和平相处的时光，也只是假象。表现的短暂。真正的和平，只能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才被拥有。

《西》这部作品分非常复杂，张骞在后续叙述中做了这样的交代：公元前114年春，在张骞病重时拒绝服药，以致于在3月18日病逝。他为什么拒绝医治？想想看，一百余人的使节队，至此仅他一人存世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！

作品中涉及的种种缘分，无论是公共的还是个人的，都不是孤立的、游离的。自有人类活动以来，彼此就有交往，有交往就有缘分和对缘分的认定和管理。不管是公共性质个人性质，缘分都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区分，有私密性、互利性、纯粹性、毁灭性的差异。在《西》这部作品中，都有不同的呈现将人性的本质推向极致。

除了人类之间，人类与动物与自然之间，也是缘分互接的共同体。作品中亦有充分的体现。

围绕这一问题，可以列出一长串事例。围绕者的时间有限，所以只能用典型故事阐释这一哲学观点。

第三十五回，使节队余众在赵信城英风客栈遭敌暗算，全体被捕，这一对抗性缘分，到第五十五回以毁灭性结束。其毁灭性的过程写得详尽生动。堂邑父先用羊骨解决了千里追杀他的恶徒，为团体也为自己结束了这一恶缘。

写恶缘的必然要写到相爱，这是一个有道德底线（准则）的作者，就必须遵从缘分的私密性，决不可以作器官展览式的欣赏价值观。当然，团体性的缘分也具有它的私

部落恶战骑猎”一节，便是如此。使节队在小小沙丘遭匈奴骑猎突袭，29人殉国，余众亦被打散，张骞等人被俘，作品也由此展开了又一种一系列情节的描写。

对这次决定使节队命运的恶缘，看似偶然，实则早已潜伏。而在张骞的内心，做了深刻的自省：不该违背天道，让使节队进行昼伏夜行之举，致使大家梦中遭袭、仓促应战。但是人无完人，作者和读者谅解了他。

至于个人的各种缘分，又有不同。作品对重要人物如张骞、堂邑父、秦自乐、杨柏、由天际、王兼、塔丽版必赤、孙治瑾等都做了各自不同的情节贯通。这里有情缘，有友缘、恩缘、仇缘等。不管其缘分是纯粹的、阴谋的、利益的或者被利用的，每份缘分的出现，都有它的宿命。

仅举一例，张骞与昆古丽玛月伦的情缘。表面看来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，实则在作品中早已做了铺垫，从五十八回到五十九回，完整地描写了这一过程，一对佳偶的形成，水到渠成地呈现在读者面前。

（三）缘分的认定与记忆选择 若论以缘分加以区分，所有求和所遇之缘，有公共与私缘之别。所求是主动接近，所遇是被动接受；公共属公共性，私缘是个体性。有时候私缘和公共缘发生冲突的时候，就有了对缘分的选择和认定。

张骞率领使节队去西域寻找大月氏，目的是寻求盟友，共同对付匈奴，是公共性质的国家之缘、民族之缘。缘分是互惠互利，是大方向，总目标。因为这份缘分是双向的，所以需要双方确认，或者说认定，所以才有张骞忍辱十余年，不达目的誓不休的意志和毅力。

在认定这份缘分的过程中，张骞等人预想到了种种艰难与险情，但没有想到付出的生命代价如此沉重。作品在后续叙述中做了这样的交代：公元前114年春，在张骞病重时拒绝服药，以致于在3月18日病逝。他为什么拒绝医治？想想看，一百余人的使节队，至此仅他一人存世，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！

作品中涉及的种种缘分，无论是公共的还是个人的，都不是孤立的、游离的。自有人类活动以来，彼此就有交往，有交往就有缘分和对缘分的认定和管理。不管是公共性质个人性质，缘分都有对抗性和非对抗性的区分，有私密性、互利性、纯粹性、毁灭性的差异。在《西》这部作品中，都有不同的呈现将人性的本质推向极致。

除了人类之间，人类与动物与自然之间，也是缘分互接的共同体。作品中亦有充分的体现。

围绕这一问题，可以列出一长串事例。围绕者的时间有限，所以只能用典型故事阐释这一哲学观点。

第三十五回，使节队余众在赵信城英风客栈遭敌暗算，全体被捕，这一对抗性缘分，到第五十五回以毁灭性结束。其毁灭性的过程写得详尽生动。堂邑父先用羊骨解决了千里追杀他的恶徒，为团体也为自己结束了这一恶缘。

写恶缘的必然要写到相爱，这是一个有道德底线（准则）的作者，就必须遵从缘分的私密性，决不可以作器官展览式的欣赏价值观。当然，团体性的缘分也具有它的私

密性，譬如张骞于西域各国所定的篱笆计，仅限于各国上层知晓，不能透露给匈奴一方。事实上在生活之中，任何缘分都具有私密性。

世间有在缘分的缘分，互利性是其通常见象。无论是友情缘分，是公共性或个体性，既需要争取，更需要经营。例如在《西》这部作品中，第七十二回“使节队异围成邦国”，在因国礼轻敌引起误会会产生绝境时刻，是张骞以其诚恳大度将缘分挽回，并对此这一缘分进行了着眼于长远目标的经营和管理——着力培养以帕卡为首的克里泊尔、别孜勃等大宛国王卫士。

作品对人与自然的缘分关系，作了大量篇幅的描写。雪山、大漠、荒原、森林、河泽、白毛风等，惊心动魄到如身临其境，强烈的压迫感使人喘不过气。人与动物的撞面之缘，主要写了狼缘。全书有八次写到了狼缘，而以第七十九回和八十五回最具代表性。

第七十九回的狼大战，描写了惨烈情状，使人不忍卒读。使节队行至克里雅河岸边，由天际不知狼性，杀掉一只母狼，由此惹下祸端，与狼王结下死缘。彼时白毛风之灾刚过，狼王正在饥饿之中，狼王由此向使节队发起攻击，饿后尚未渡河的苏疾、由天际首当其冲，人狼恶斗瞬间展开，于是惨烈血腥的场景出现在读者面前：“狼眼狰狞，狼爪参撒，狼爪锐利，狼牙森森，狼群飞跃躁跳之势，并不逊于由天际的轻功。跨下的汗血马几次配合主人，欲跳下包围，汗血马效不及，终于，一匹狼被截马下时，均未奏效……。后蹄一绊，侧身栽倒。随即，由天际只见眼前黑影一闪，左手的钩钩便被一狼死死咬住，他挥起小尖尖，刚刚插下狼的肚皮，后颈即被一狼狼咬住……”

结局是堂邑父射杀狼王之后狼群退却，9名使节队员殉国两人重伤两人轻伤，汗血马全部损失。

而八十五回的狼缘却完全另样。怀孕的卡帖娜发现自己的狼母尸，与丈夫秦自乐一道，将其救起，予以疗伤喂养直至痊愈后，赠予羊肉放归。自后再无狼群袭扰。在卡帖娜遭匪身亡，秦自再埋葬爱妻时，狼王率领群狼恭伏四周，无声默哀，狼母率其子直至秦自乐身边，低头而立。

人对缘分的记忆，有恒有选择性。尤其在特殊条件下，更是如此。所谓“过去的事就过去了”，完全不可信。或恩或仇，是终生难忘的。大恩大仇的缘分，可以世代延续。即使在热血动物那里，也存在这种现象。有人做过试验，三十年前一个拿针刺过一只大象象鼻的人，三十年后大象仍记着那人，进行了报复。在《西》这部作品中，亦作了同样记述，一是第五回张骞与小牛“飞黄”的亲密关系，张骞离家多年后，已长成老牛的“飞黄”一见到他，仍“咩咩”欢叫，依依不舍。二是前边提到的第八十五回狼母子和群狼哀悼卡帖娜之事。说明人与生灵对缘分的记忆，都有强烈的选择。

但是，利他行为的纯粹性缘分，只存在于人类活动，而且只在心地善良，心灵方正的人中。这种人，受惠者必然感戴，深刻铭记，予以回报。这在《西》这部作品中，有着充分的描写。第七十四回月结女子婳娅莎搬运蔬菜车辆，只是偶遇之缘，却被四处传颂，甚至大月氏国王也都知道。张骞人格魅力的伟大，再次震撼读者。总之，好的缘分会成为一种友谊和情誼。

就是在笔案上书法，即使在一个人的空间里，有“风堰”晒茶就浅尝，无“风堰”新茶时，陈茶“晒质”也会浓郁。

再说平梁太行老树茶，能品出生活中老道的甘苦况味。有口话俗语：太行老树，百年枝聚，“见素抱朴，少私寡欲”。不管是浅尝还是浓郁，启示我们应如没有染色的生丝，清静无欲，守其淳朴，方可现其本色，方能体验到生活自然之妙味。行走在人生路上，应淘洗功利的杂念，喝老树茶除让我们学会去功利，享过程，还让我们懂得工匠生活中一些无用之大用的滋味。正如周作人先生所说：“我们看夕阳，看秋河，看花，听雨，闻香，喝不求解渴的酒，吃不求饱的点心，都是生活上必要的。虽然是无用的装点，而且是愈精炼愈好。”看风吹云散，听鸡鸣犬吠，思雨后天晴，游山川城郭，品茗读美文，丰满厚实和启迪浸润人的精神世界。由老树茶之观，让我们得窥生活之道，从而学会体验人生淡然美。

一杯“天宝贡茗”茶，取天地之灵气；一杯“风堰晒茶”，汲日月之精华；一杯“灵树茶”，采新绿之嫩芽；饮茶阅读写作，书品人生之余味，让我们感悟自然与生活的朴素和浓淡。在茶的潜移默化中，冲刷一些虚华的雕饰，正静肃；一些陈腐的浮躁，固刷一些张扬的底气，镇所谓：海居低处纳百川，淡极始知花更艳。

有道是：茶亦醉人何必酒。茶能香我无须花。生活本是清淡色，人间原味自然茶。

家乡茶话

陈绪伟

摘，茶农瓦片烘烤，中指揉搓制作出的“茶芽”，用快马在清明前送达长安献给宫廷，宫廷将送去的贡茶，于清明之日先荐宗庙，然后分赐近臣，并以茶开宴赏赐，成为皇室喜爱的珍品。又因长安人把饮茶叫作“茗饮”，故而西汉阴“茶芽”为“天宝贡茗”。传说李白渴饮“天宝贡茗”茶而醉，诗兴大发，挥毫写下“云想衣裳花想容，春风拂槛露华浓。若非群玉山头见，会向瑶台月下逢……”的千古绝唱《清平调词》三首。如今“天宝贡茗”已通过国家级鉴定，人们无不在品味“盛唐气象”之清香情韵中，清醒着民族复兴之梦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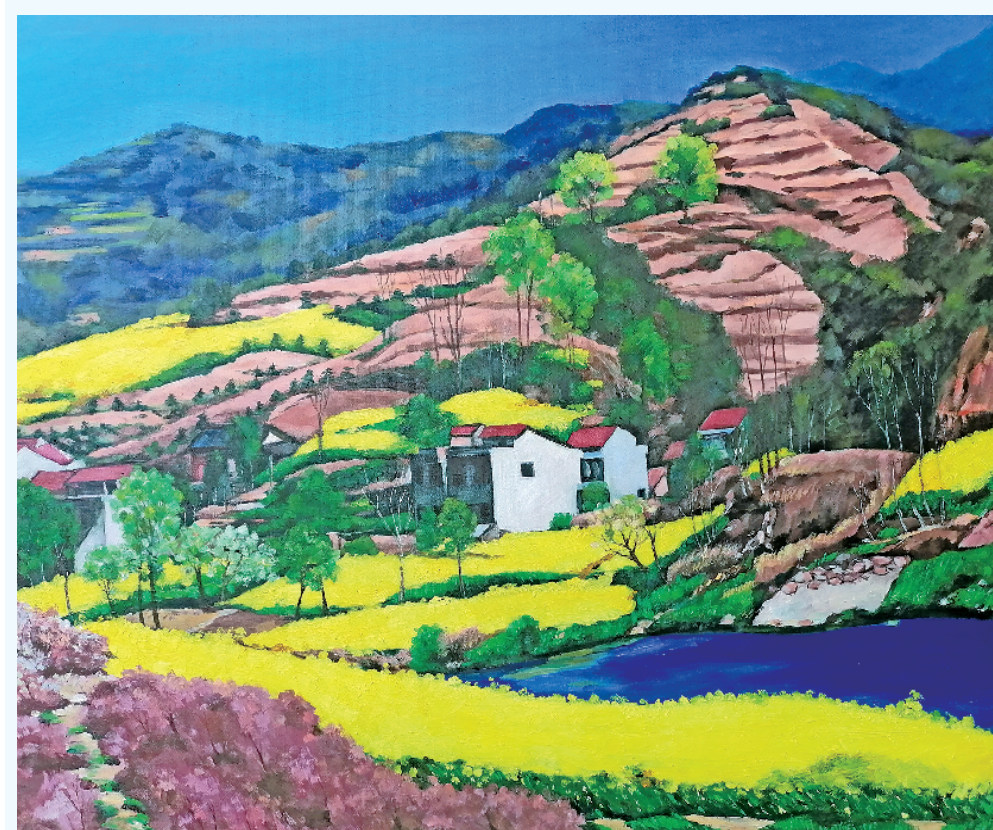
再言风堰晒茶，更为溢香惬意。人处闲暇时，相约几个人，去风堰梯田间喝茶闲聊，在沏茶中看茶艺，益有意。一番茶期用华佗《食论》：提示“苦茶久食，益意思”。即长期饮用苦茶，有益于提高思考的能力。浓茶淡茶，苦中溢香，细斟慢酌，看的是茶，饮的是茶，品味的是生活也是人生。浓涩人生，是晒质好茶，必然接地气，历寒花，经干枝雨叶，犹如先苦后甜的磨砺。清淡日子，也叫二苑子茶，迎春风，享春光，收春雨，享受着风雨雨的沐浴；还有一日三餐的春谷，尽是笑看人生的五味，都在一杯茶中化作淡淡。正如“三沈”走出汉阴，在社会变迁的日子里，生活的味道是便有浓浓，淡有淡，不是读书就是看报，不在电脑前写作

又到采茶季节，茶香已弥漫人间。汉阴家乡又是新茶品尝佳期，饮者品鉴又该频频咂嘴弄舌。

家乡茶，为何而饮。唐代茶圣陆羽曰：“茶者，南方之嘉木也。茶之为用，味至寒，为饮最宜，与醑同，甘露抗衡也。”茶是南方的优良树种，是由先辈人发现，茶的功用，因为它的性味清爽，作为饮料最适宜。其效果与醑同，甘露不相上下。家乡的先辈人就那样，把水烧开再煎煮并试饮后，对身心有益处，而慢慢传入寻常百姓家。

言说喝茶，自然与人的寻常事。但从“茶之为物，擅瓠闽之秀气，钟山川之灵禀，祛襟涤滞，致清导和。冲淡闲洁，韵高致静。则非逸逸之时可得而好尚矣。”宋代赵佶《大观茶论》之言中，我们可以从中观察、窥见一些生活之道，领悟到生活中应学会享受过程，品无用之用，体味生活中的淡然之美。这种美在于：茶作为大自然的产物，凝聚了山川的灵秀与气韵，蕴含着美好的品性，它驱除了胸中的郁结，气韵，溢满了心中的愁闷，带给人们清新而平和的心境。这样饮茶，内心就会淡泊安闲，气质就会坦然高雅，意志就会镇定宁静，这就是我们饮茶所能得到的追求和情趣。

品茶为乡言，得推“天宝贡茗”茶。汉阴茶生桑巴山间，饱含山脉，茂密的森林覆盖，黑色的沙石泥土的包围晒茶区，汉江月河两川孕育出色泽碧绿澄亮，气味清香扑鼻的“天宝贡茗”茶叶。种茶历史可追溯到三千年前，《华阳国志·巴志》等史料中有明确记载，园茶在西周已成为朝廷贡品。陆羽的《茶经》和李肇的《新唐书·地理志》，记录了“茶芽产于金州汉阴郡。属上品”。在天宝年间，汉阴郡守携带凤凰山间那“由少女采



春色美景 (油画)

陈益鹏作

